

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研究

曹剑波

摘要 银行案例是当代西方知识论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其原版与改写版,是各种知识归赋理论建立与争论的焦点。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具有凸显效应、顺序效应和迁就效应,具有语境敏感性。认知聚焦效应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心理学基础;广义语境主义是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知识论基础。对知识归赋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银行案例 知识归赋 语境敏感 认知聚焦效应 广义语境主义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18.05.007

知识归赋(attributions of knowledge)就是对某人是否知道某事的判断。在“A说:‘S知道P’”中,“A”作出断言的人,是归赋者(attributor);“S”是被归赋为有知识P的人,称为主体;被归赋的语句“P”是某个命题。在理论方面,古今中外,对“知”还是“不知”的甄别历来深受重视,无论是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还是苏格拉底的“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都是如此。“知识归赋是否具有语境敏感性”这个问题,是当代知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当代知识论争论最激烈、最长久的问题之一。在实践方面,对某人是否知道某事作出判断是十分重要而又平常事,因为,如果我们确信某人没有某种知识,那么我们就不会向他请教或跟他学习;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人对某案件知情,那么我们就不会把他当作证人,更不会相信他的证词;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判断犯错者是否知道他所犯的错,那么我们就不能给他公正的谴责,因为对无知的犯错者,我们纵然不能完全做到“不知者不怪”(不责怪不知道这件事的人),至少也应做到“不知者少怪”,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不知者不罪”;相反,对明知故犯者,对明明知道做某事是错事却有意而为者则应罪加一等。

银行案例是当代西方知识论最经典的案例之一。其原版与改写版,是各种知识归赋理论建立与争论的焦点。本文在介绍银行案例与各种知识归赋理论关系的基础上,介评银行案例的实验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知识归赋理论。

一、银行案例与各种知识归赋理论

著名的银行案例是德娄斯(Keith DeRose)设计出来的。通过思想实验,德娄斯对比分析了银行案例A与B,来说明语境因素对知识归赋的影响。其银行案例如下:

银行案例A: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与妻子开车去银行存钱。然而到了银行的时候,我们看到存款者排成长龙。尽管我们希望尽快把钱存上,但并不是那么迫切,因此我建议等周六上午再来。妻子说:“这家银行明天可能不营业,大

部分银行在周六不营业。”我回答说：“不，我知道它会营业。两周前的周六我来过，它一直开到中午。”

银行案例 B：一个周五的下午，我与妻子开车去银行存钱。如同在案例 A 那样，我们注意到排长队的情况。我建议我们在周六上午再来，因为在两周前的周六上午我来过银行，它一直开到中午。不过此次我们已经有一张开好的重要的大额支票，如果在周一以前没有存进我们的账户，就会被银行退票，从而陷入很大的窘境。妻子在提醒我这些事实后，问：“银行确实会改变营业时间，你知道这家银行明天会营业吗？”虽然我还是像以前那样相信这家银行明天会营业，然而这时我会回答说：“嗯，我不知道。我们最好进去弄清楚”^①。

假设银行周六上午营业，而且银行案例 A 和 B 除了案例中提到的不同外，没有其他不同。德娄斯认为，在银行案例 A 中，“我”宣称知道银行将在周六营业的说法是正确的；在银行案例 B 中，“我”说不知道银行周六营业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之所以对同一问题这两种不同的回答都正确，是因为在银行案例 A 和 B 中，说话者的语境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1)判断正确与否的重要性不同。与银行案例 A 相比，在银行案例 B 中，“我的”判断的正确性与某些重要的事情相连，因而对是否“知道”的标准也随着风险的增加而提高。(2)证据不同。在银行案例 B 中，“我的妻子”提到“银行确实会改变营业时间”这种事实的可能性，“我”不能以两周前银行周六营业为理由来断言知道这家银行这周六会营业，除非“我”能够排除这段时间内这家银行会改变营业时间的可能性。在案例 A 中，由于没有提到这种事实的可能性，而仅仅提到“这家银行明天可能不营业”的理论的可能性，因此“我”可以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也不必排除这种可能性^②。

德娄斯认为，语境的不同，会导致知识标准的不同，知识标准的不同会影响知识归赋结果的不同。由于银行案例 B 的风险高于 A，且银行案例 B 中出错的可能性（即银行可能改变营业时间）凸显了出来，因此案例 B 的知识标准比案例 A 的知识标准要高。正因为案例 A 与案例 B 的知识归赋标准不同，因此对同一问题就有两种不同看法^③。

对于银行案例 A 和 B，不同的知识论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德娄斯和柯亨(Stewart Cohen)认为，银行案例 B 中提到“银行确实会改变营业时间”，而银行案例 A 却没有。此差异支持了语境主义对于归赋者凸显的不同会影响知识标准从而影响知识归赋的观点^④。斯坦利(Jason Stanley)和霍桑(John Hawthorne)则认为银行案例 A 和 B 中提到的风险，并不是对话语境的，而只是主体的，因此，它们并没有为归赋者语境主义提供支持，反而为“主体风险在知识归赋上起重要作用”的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和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提供了支持^⑤。归赋者语境主义强调知识归赋的结果和知识归赋的标准受归赋者语境影响，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强调知识归赋受主体的实际利益影响，但知识归赋的标准不具有语境敏感性。在德娄斯的银行案例中，由于第一人称代词“我”既是主体，又是归赋者，不能把风险效应是对主体敏感，还是对归赋者敏感区分开来，因此可以同时用来解释归赋者语境主义和利益相关的不变主义。内格尔(Jennifer Nagel)和巴赫(Kent Bach)认为银行案例中知识归赋的差异，源于高风险破坏了归赋者的自信，使他们不愿把这种自信归于主体，因此银行案例支持了经典的不变主义，知识归赋既不对归赋者的语境敏感，也不对主体的风险

① Keith DeRose, "Contextualism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2(4).

② Keith DeRose, "Contextualism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2(4).

③ Keith DeRose, "The Ordinary Language Basis for Contextualism, and the New Invariantism",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05(219).

④ Stewart Cohen, "Contextualism, Skepticism, and the Structure of Reason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1999(13); Keith DeRose, "Contextualism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1992(4); Keith DeRose, "The Problem with Subject Sensitive Invariantism",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004(2).

⑤ Jason Stanley,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ohn Hawthorne, *Knowledge and Lotter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敏感^①。赖肖(Patrick Rysiew)认为银行案例只不过反映了话语语境中的语用特征,与经典不变主义一致^②。不同知识归赋理论的争论焦点有二:一是知识归赋是否具有风险效应和凸显效应?二是如果知识归赋具有语境敏感性,是对主体敏感还是对归赋者敏感?

二、银行案例的凸显效应实验

巴克沃尔特(Wesley Buckwalter)在《归赋者直觉中的风险和错误之谜》中,依据风险的高低、出错可能性的大小、回答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设计了8个主体间的案例^③:

一个周五的下午,汉娜和她妹妹萨拉开车回家。她们打算把车停在银行前去存钱。当她们开车路过银行时,她们发现,里面排的队很长,周五下午的队伍总是很长。

[低风险]由于她们没有什么要到期的账单,而且她们账户上钱很多,因此她们在周六前把钱存完并不重要。

[高风险]由于她们的账单即将到期,而且她们账户上钱很少,因此她们在周六前把钱存完很重要。

汉娜说:“两周前的那个周六的早上,我在银行时,银行营业到中午。我们先走吧,明天早上再来存钱。”

[出错可能性小]萨拉说:“因此,银行明天会营业。”

[出错可能性大]萨拉说:“银行有时确实会改变营业时间。想象一下明天开车到这里,却发现大门紧锁,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呀!”

[肯定的语言行为]汉娜说:“两周前的那个周六的早上我在银行,我知道银行明天会营业。”

[否定的语言行为]汉娜说:“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银行明天会营业。”

通过网上问卷,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受试者。在看到其中一个案例,并做了一个理解测试后,问受试者(N=215,男性32%)以下问题:

假定事实证明,银行周六真的营业。当汉娜说:“我(知道/不知道)银行周六营业”时,她

所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答案用5分制来评估(“1”表示“真的”;“3”表示“在两者之间”;“5”表示“假的”)

用出错可能性大小来分组的知识否认的真值判断的均值见下表:

	出错可能性小	出错可能性大
风险低	3.48	4.27
风险高	4.15	3.92

用出错可能性大小来分组的知识肯定的真值判断的均值见下表:

	出错可能性小	出错可能性大
风险低	4.70	4.05
风险高	4.48	4.33

该实验有3个关键的结果:首先,这些案例中,无论是对出错可能性大小还是风险的高低,受试者认为,与否定的知识句相比,肯定的知识句更可能真,这种言语行为有主效应^④。其次,确实有标准的认知语境主义所预测到的出错可能性的影响。当出错的可能性凸显时(用具体和生动的方式),受试者倾向于认为,知识的肯定是假的,知识的否定是真的。在言语行为与出错可能性之间有显著的交互效应^⑤。这种效应见用肯定和否定分组的高低错误条件的真值判断均值的下表:

	否定	肯定
出错可能性小	3.8	4.5
出错可能性大	4.1	4.2

最后,尽管获得了预测中的归赋者出错可能性

① Jennifer Nagel, “Knowledge Ascription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hanging Stake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8(2); Kent Bach, “Knowledge in and out of Context”, in Joseph Keim Campbell, Michael O’Rourke and Harry S. Silverstein(eds.), *Knowledge and Skeptici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0, pp.105-135.
 ② Patrick Rysiew, “Speaking of Knowing”, *Noûs*, 2007(4).
 ③ Wesley Buckwalter, “The Mystery of Stakes and Error in Ascriber Intuitions”, in James R. Beebe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Epistemolog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4, pp.145-174.
 ④ $F(1, 177)=8.6, p<0.01$.
 ⑤ $F(1, 177)=4.62, p<0.05$.

凸显效应,然而预测中的主体风险效应却没有发现。而且在言语行为与出错可能性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效应^①。在高风险银行案例中,受试者没有一般地倾向于认为知识的肯定是假的,或者知识的否定是真的。事实上,风险的单一显著效应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出错可能性凸显的案例中,受试者不太愿意说,在风险高时,知识的否定是真的(得分为 3.92);而在出错可能性没有凸显的案例中,受试者更愿意说,在风险高时,知识的否定是真的(得分为 4.15)。换言之,高风险对出错的可能性是否凸显的否认有相反的影响^②。

在德娄斯看来,对出错可能的具体的和生动的描述会大大地提高风险^③。格肯认为,在巴克沃尔特描述出错可能性的研究中不只是通过使出错的可能性凸显间接地提高了风险,它也直接地凸显了出错的实践后果^④。因此,从巴克沃尔特的研究结果得出结论说,没有检测到风险的影响是不合理的。在施瑞帕德和斯坦利看来,巴克沃尔特研究中的低风险条件不能表达出低风险,要通过高低风险之间的对比来实现^⑤。

以上的实验对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是具有凸显效应还是风险效应存在着争议。在《对比知识的调查》一文中,肖弗(Jonathan Schaffer)和诺布(Joshua Knobe)用修改的银行案例,借有情感力量的个人经验具体而又生动地提到了银行改变营业时间的可能性,把出错的可能性以生动而又具体的方式凸显了出来,发现了知识归赋的凸显效应。受试者被随机分配了两个案例中的一个:

一个周五的下午,汉娜和萨拉开车回家。她们打算把车停在银行前去存钱。当她们开车路过银行时,她们发现,里面排的队很长,周五下午的队伍总是很长。汉娜说:“两周前的周六早上,我来银行时,银行营业。因此这个银行周六营业。我们可以现在回家,明早再来存钱。”^⑥

没有提及出错的可能性的第一个案例接着下面的话:

萨拉回答说:“好的,这听起来不错。我们周六再来。”

生动地提及出错的可能性的第二个案例接着下面的话:

萨拉回答说:“嗯,银行有时确实会改变营业时间。有一次银行改变营业时间,周六不营业,我弟弟莱昂陷入了麻烦。想象一下明天开车到这里,却发现大门紧锁,这是多么令人沮丧呀!”

这两个案例的不同在于:在第二个案例中,萨拉用一种十分具体而又生动的方式(通过有情感力量的个人轶事)提到银行改变营业时间这种可能性。所有的受试者都被告知要假设“汉娜有银行周六将营业那样的自信”。然后他们被要求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汉娜知道银行周六会营业”这个主张。

结果发现,当错误的的可能性以具体而又生动的方式提出来后,正像所有语境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确实出现了凸显效应(salience effect)。与生动地提及出错的可能性案例的平均得分为 5.54 相比,没有提及出错的可能性案例的得分为 3.05。在不凸显出错的后果的案例中,受试者更多地认为汉娜知道银行周六会营业,这种差异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⑦。

基于这些实验,肖弗和诺布认为,出错的可能是否凸显在知识归赋中是十分重要的,并认为,以往有的实验没有发现银行改变营业时间的可能性会影响知识归赋,是因为对银行案例的描述太抽象和干巴巴的,没有成功地把出错的可能性加以凸显。心理学研究证明,用一种抽象的、干巴巴的方法提到一种可能性,实际上会压制凸显性。例如,谢尔曼(Stephen Sherman)等人的研究发现,要人们去想像一种抽象的场景,会使他们认为这种场景可能性

① $F(1, 177)=0.40, p=0.53.$

② $F(1, 177)=6.00, p<0.05.$

③ Keith DeRose, “Contextualism, Contrastivism, and X-Phi Surveys”,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11(1).

④ Mikkel Gerken, “Epistemic Focal Bia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3(1).

⑤ Chandra Sekhar Sripada and Jason Stanley, “Empirical Tests of 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 *Episteme*, 2012(1).

⑥ Jonathan Schaffer and Joshua Knobe, “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 *Noûs*, 2012(4).

⑦ $N=200, t(198)=11.3, p<0.001.$ cf. Jonathan Schaffer and Joshua Knobe, “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 *Noûs*, 2012(4).

更少^①。

三、银行案例的顺序效应和迁就效应实验

银行案例知识归赋的实验研究除了发现有凸显效应外,还发现有顺序效应和迁就效应。在《实践利益、相关选择项和知识归赋:一个实验的研究》一文中,梅(Joshua May)等人通过受试者内设计(即同时呈现给受试者同一个案例中的多个场景的实验设计),借用“低风险无选择”和“高风险有选择”两个案例,探讨场景呈现的顺序是否影响受试者关于“汉娜是否知道银行周六会营业”的判断。实验的298名受试者是加州大学课堂上和校园里的18—24岁的大学生。所问的问题是对“汉娜知道银行明天会营业”的同意程度。采用7分量表(“7”表示“非常同意”;“6”表示“比较同意”;“5”表示“有点同意”;“4”表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3”表示“有点反对”;“2”表示“比较反对”;“1”表示“非常反对”)。两个案例分别是^②:

低风险—无选择变量案例:一个周五的下午,汉娜和她的妻子(汉娜和萨拉是同性恋婚姻)。萨拉下班后开车回家。她们打算把车停在银行前去存钱。由于她们没有什么要到期的账单,因此她们是不是这样做并不重要。当她们开车路过银行时,她们发现,里面排的队很长,周五下午的队伍总是很长。汉娜说两周前的那个周六的早上,她在银行时,银行营业。意识到她们是否立即把钱存上并不很重要,汉娜说:“我知道银行明天会营业。我们明早可来存钱”。

高风险—有选择变量案例:一个周五的下午,汉娜和她的妻子萨拉下班后开车回家。她们打算把车停在银行前去存钱。由于她们的账单即将到期,而户头里又没有什么钱,因此周六前把钱存了很重要。当她们开车路过银行时,她们发现,里面排的队很长,周五下午的队伍总是很长。汉娜说两周前的那个周六的早上,她在银行时,银行营业。萨拉指出,银行确实会改变营业时间。汉娜说:“我知道银行明天会营业。我们明早可来存钱。”

54 天津社会科学 2018年第5期

一半受试者所给的问卷是先低风险无选择变量案例,后高风险有选择变量案例,另一半则相反。下表受试者的回答表明,尽管大多数受试者认为在这两个案例中,汉娜都有知识,但与先呈现高风险语境相比,当先呈现低风险语境的案例时,受试者进行知识归赋的一致性更高^③。

	低风险无选择	高风险有选择
先低风险后高风险顺序	5.61	4.59
先高风险后低风险顺序	4.60	4.21
两种顺序	5.13	4.42

298名受试者中,只有93人即31%否认汉娜在高风险有选择中有知识;只有47人即16%同意汉娜在低风险无选择中有知识,在高风险有选择中无知识。实验结果发现了顺序效应(即案例的提供顺序会影响知识归赋),先提供低风险案例比先提供高风险案例的同意程度要更大^④。风险与顺序有显著的相互作用,当低风险语境被先提供时,高风险和低风险语境之间的不同是最大的^⑤。这表明,在这个实验中,场景呈现的顺序是影响知识归赋的重要因素。

在《周六知识没有关闭:日常语言的研究》^⑥一文中,巴克沃尔特用肖弗和诺布使用过的银行案例证实,在知识归赋中,存在有迁就(accommodation)效应。迁就效应认为,在知识归赋中,归赋者往往会调整自己的知识归赋来迁就主体。在实验中,所有

① Stephen Sherman et al., “Imagining Can Heighten or Lower the Perceived Likelihood of Contracting a Diseas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85(1).

② Joshua May et al., “Practical Interests, Relevant Alternatives,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2).

③ Joshua May et al., “Practical Interests, Relevant Alternatives,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2).

④ $F(1, 296)=13.51, p<0.001$.

⑤ $F(1, 296)=11.50, p<0.001$. Joshua May et al., “Practical Interests, Relevant Alternatives,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2).

⑥ Wesley Buckwalter, “Knowledge Isn’t Closed on Saturday: A Study in Ordinary Language”,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1).

与真理相关的因素都相同地保留在每个案例中,唯一的不同是场景的结尾主体的宣称不同。

一个周五的下午,汉娜和萨拉开车回家。她们打算把车停在银行前去存钱。当她们开车路过银行时,她们发现,里面排的队很长,周五下午的队伍总是很长。汉娜说:“两周前的周六早上,我来银行时,银行营业。因此这个银行周六营业。我们可以现在回家,明早再来存钱。”^①

有些结尾是,汉娜说:“我正在这里,我知道银行周六将营业。”其他的结尾是,汉娜说:“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银行周六会营业。”读了前一个场景的受试者被问他们是否认为汉娜说她知道是真的;读了后一个场景的受试者被问他们是否认为汉娜说她不知道是真的。由于案例中的所有其他细节保持不变,因此,如果刘易斯的迁就原则在归赋者的判断中不起任何作用,那么我们可以预测:由于汉娜说知道和说不知道不能同时为真的,受试者的答案会与汉娜自己的看法有较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如果归赋者迁就主体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预测当汉娜说她知道时,会有更多的人认为她知道;相反,则会有更多的人认为她不知道。结果发现,人们普遍认为汉娜的说法是真的。这证明,在对说话者进行知识归赋时,迁就效应起重要作用^②。

四、知识归赋的语境性与 广义语境主义

实验初步证明,知识归赋具有语境敏感性,然而也有实验没有发现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这些实验能成功地否认知识归赋不具有语境敏感性吗?如果不能,那么如何从心理学上解释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现象?怎样概括知识归赋语境敏感现象,并用恰当的理论来统一杂多的理论?这是本节的议题。

1. 如何解释没有发现语境敏感性的知识归赋实验?

实验初步证明,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具有凸显效应、顺序效应和迁就效应。非但如此,实验知识论的其他研究成果证明,知识归赋对风险、道德性、出错的可能性是否凸显、场景如何提供、归赋者的背景等语境因素敏感,具有风险效应、凸显效应、认知副

作用效应、场景呈现效应、归赋者人口统计学变量效应等^③。然而,《当事情不太重要时,你知道更多吗?》^④、《实践利益、相关选择项和知识归赋:一个实验的研究》^⑤和《周六知识没有关闭:日常语言的研究》等论文的作者用改写的银行案例来验证知识归赋的凸显效应和风险效应,却没有发现这些语境敏感性。这些实验似乎证明知识归赋不具有语境敏感性。

仔细研究这些实验,我们看到,这些实验没有发现知识归赋的语境性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由此可以从问卷的设计、样本的大小、问卷的操作,所问问题的方式、调查结果的分析等方面找原因。肖弗和诺布指出,在已有研究银行案例的知识归赋的实验中,相对于归赋者的错误的凸显性对知识归赋没有影响,原因在于已有的实验研究没有成功地控制对话语境,使银行改变营业时间这种可能性成为相关对比项。已有的实验只提到改变时间的可能性,而仅仅提到这种可能并不必然使它凸显,尤其是当银行突然改变营业时间这种可能看上去相当奇怪或不大可能时更是如此。因此,仅仅在场景中提到银行改变营业时间的可能性就让人们认为它是相关的,这是不太可能的。要使某种可能性凸显出来并在知识归赋中起作用必须以一种十分具体和生动的方式呈现出来^⑥。皮尼洛斯也指出,那些关注风险在知识归赋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并未确保受试者准确地把握了细节。具体地说,就是没有确保受试者准确地把握了知道某物所需要证据的多少与出错的代价

① Jonathan Schaffer and Joshua Knobe, “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 *Noûs*, 2012(4).

② Wesley Buckwalter, “Non-Traditional Factors in Judgments about Knowledge”, *Philosophy Compass*, 2012(4).

③ 曹剑波:《日常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实验知识论的新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4期;曹剑波、万超前:《实验知识论对经典思想实验的挑战》,《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④ Adam Feltz and Chris Zarpentine, “Do You Know More When It Matters Les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010(5).

⑤ Joshua May et al., “Practical Interests, Relevant Alternatives, and Knowledge Attribu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010(2).

⑥ Jonathan Schaffer and Joshua Knobe, “Contrastive Knowledge Surveyed”, *Noûs*, 2012(4).

之间的关系^①。施瑞帕德(Chandra Sekhar Sripada)和斯坦利认为,没有检测出知识归赋的风险效应的实验存在以下若干设计错误:(1)错误的第三方提问方式;(2)没有测试正确的变量;(3)有叙述者暗示的问题;(4)存在抑制效应^②。

对银行案例的实验没有发现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辩护:(1)语境敏感性是存在命题,只涉及“有时”,换言之,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只具有存在的意义,并不能认为,每次像风险、出错的可能性、问卷的顺序这类语境因素的不同,都会导致知识归赋的不同。相反,它只是宣称,存在一些案例,在其中像风险、出错的可能性、问卷的顺序这类语境因素的不同会导致知识归赋的不同。一些实验没有检测到某些场景中的相应效应,而其他实验在某些场景中检测到了某种效应,这些事实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是否存在知识归赋的某某效应是不确定的”,更不能说“知识归赋没有某某效应”。(2)“说‘有’容易,说‘无’难”,不能因几次实验没有发现知识归赋的敏感现象,就说所有知识归赋都没有语境敏感性。有些实验没有发现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没有科学地设计实验问卷,没有恰当地控制实验条件,可能探测的工具不够精细。在任何探究中,都要小心地避免从没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中得出否定结论。例如,如果我非常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手,却没有看到任何微生物,很显然,我无权下结论说我的手上没有微生物。

2. 知识归赋语境敏感性的认知聚焦效应解释。

认知的聚焦效应(focal effect)认为,认识主体在进行判断时,经常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已有的某些认知信息上,使这些信息获得更高的权重,从而产生放大的认知结果。对于这种高估焦点资源而低估同时存在的其他信息的认知聚焦效应,有人称为认知聚焦偏见(epistemic focal bias)^③,有人称为认知聚焦错觉(epistemic focal illusion)^④。因为聚焦效应作为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可以通过有意识地减少焦点信息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校正,例如,减少对焦点信息的思考;重构信息排序;触发能与焦点信息结果相抵制的情感反应等^⑤。

基于以下理由,我们并不主张把认知聚焦效应称为认知聚焦错觉或认知聚焦偏见:(1)任何认知主

体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全知,因此认知的结果都是有限的;(2)任何认知主体所获得的认识资源都是有限的、片面的,纵使获得了全部证据,由非充分决定性理论可知,这些证据也不能充分地决定其结论;(3)任何认识都是基于这一语境的,都是可错的;(4)聚焦效应是人类认知的普遍现象,是调动尽量减少认知成本的认知过程:“聚焦偏见把所有这些趋向结合起来,形成这种基本观念,即信息的处理强烈地倾向于只处理最容易被构建的认知模型”^⑥。与类型2过程相比,认知聚焦现象在类型1过程中更明显。

知识归赋也是一种认知,因此也有认知聚焦效应。由于认知上相关的选择项并非一定是归赋者所关注的,因此按照知识归赋的聚焦效应,归赋者基于关注的选择项而作出认知判断,而非基于认知相关选择项。对话的凸显并不必然在心理上对归赋者凸显,而且在心理上对归赋者凸显的因素也许在语境上并不凸显。凸显与认知相关选择项并不相同,因为“语境上凸显的选择项(contextually salient alternatives)可能是认知上不相关的,而认知上相关的选择项(epistemically relevant alternatives)可能是不凸显的(non-salient)”^⑦。只有在心理上凸显的选择项,才能成为认知上相关的选择项。如果归赋者

① Nestor Ángel Pinillos, “Knowledg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in Jessica Brown and Mikkel Gerken (eds.), *Knowledge Ascrip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2–219.

② Chandra Sekhar Sripada and Jason Stanley, “Empirical Tests of 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 *Episteme*, 2012(1).

③ Mikkel Gerken, “Epistemic Focal Bia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3(1).

④ David Schkade and Daniel Kahneman, “Does Living in California Make People Happy? A Focusing Illusion in Judgme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8(5).

⑤ David Schkade and Daniel Kahneman, “Does Living in California Make People Happy? A Focusing Illusion in Judgme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8(5).

⑥ Keith E. Stanovich, “Distinguishing the Reflective, Algorithmic and Reflective Minds: Time for a Tripartite Theory?” In Jonathan St. B. T. Evans and Keith Frankish (eds.), *In Two Minds: Dual Processes and Beyo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69.

⑦ Mikkel Gerken, “Epistemic Focal Bia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3(1).

认为主体 S 不能排除相关选择项, 则会把主体 S 看作是非知者(non-knower)。由于主体、归赋者、评价者的不同语境在知识归赋中会影响归赋者或评价者的认知聚焦, 因此主体、归赋者、评价者的不同语境会影响知识归赋。用认知聚焦效应来解释知识归赋的语境敏感性的优势在于: 其本身有实验的根据、解释更简单、更少特设、可对怀疑主义持否定立场。知识归赋的心理解释与语用解释并不是竞争者, 而是全面解释的合作者。因为“语用的考虑有助于详细说明什么样的会话特性会使选择项在心理上凸显出来”^①。

3. 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主义。

我们主张知识归赋的广义语境主义, 认为知识归赋的结果是被归赋者、被归赋者的语境、主体的语境和归赋者的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用 ARc 表示某次知识归赋的结果, Ac 表示某一归赋者的语境因素, Sc 表示主体的语境因素, P 表示被归赋的语句即被归赋者, Pc 表示被归赋者 P 的语境因素, f 为函数式表达符号, 那么归赋者对 P 进行知识归赋的结果可以用函数式表示为: $ARc = f(Ac, Sc, Pc, P)$ 。此表达式说明, 知识归赋的结果 ARc 是 Ac 、 Sc 、 Pc 和 P 的四元函数。

不变主义的知识归赋观有两种, 一种完全否认 Ac 、 Sc 和 Pc 的作用, 把 $AR = f(Ac, Sc, Pc, P)$ 变成 $AR = f(P)$, 由于 P 的真值不受 Ac 、 Sc 和 Pc 的影响, 因此知识归赋结果只有一种, 这是绝对主义的知识归赋观。另一种是理想主义的知识归赋观, 主张存在一种客观的、标准的 Ac_0 、 Sc_0 和 Pc_0 。由于 Ac_0 、 Sc_0 和 Pc_0 中的各类语境因素都没有变化, 都只有一种, 它们的语境因素的组合只有一种, 因此知识归赋的结果也只有一种。

归赋者语境主义主要只看到了归赋者的语境因素, 尤其是只看到归赋者的知识标准、风险和出错的可能性大小的作用, 把 $ARc = f(Ac, Sc, Pc, P)$ 变成 $ARc = f(Ac, P)$, 因而是片面的。主体敏感的不变主义主要只看到了主体的语境因素, 尤其是只看到主体的风险和出错的可能性大小的作用, 把 $ARc = f(Ac, Sc, Pc, P)$ 变成 $ARc = f(Sc, P)$, 因而也是片面的。

对比归赋者语境主义, 广义语境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 (1) 知识语句之真值条件或命题内容

随语境因素的变化而变化。语境因素是包括归赋者和主体的意向、兴趣、利益, 会话参与者的共有假设、预设、会话目的、错误成本等非真值相关的因素,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了命题或言者的视角。(2) “知道”及其同源词具语境敏感性, 甚至“知道”是一个索引词。(3) 语境转变最终可以追溯到知识标准的转变, 而知识标准的转变通常会引发知识语句真值条件的转变。(4) “知道”在不同的会话语境中表达不同的多元关系。

在实验知识论进行实验研究时, 由于有作为受试者的评价者参加, 其完整的、肯定的语言表达结构是“评价者 E 同意: 归赋者 A 说: ‘主体 S 知道 p’”因此, 知识归赋的评价结果用函数式可表示为: $ERc = f(Ec, Ac, Sc, Pc, P)$ 。其中 ERc 表示某个特定知识归赋的评价结果, Ec 表示知识归赋的评价者语境因素, Ac 表示归赋者语境因素, Sc 表示主体语境因素, Pc 表示归赋条件语境因素, f 为函数式表达符号。 $ERc = f(Ec, Ac, Sc, Pc, P)$ 表明, 知识归赋的评价结果 ERc 是 Ec 、 Ac 、 Sc 、 Pc 和 P 的五元函数。

“知识归赋结果 ARc 是 Ac 、 Sc 、 Pc 和 P 的四元函数”以及“知识归赋的评价结果 ERc 是 Ec 、 Ac 、 Sc 、 Pc 和 P 的五元函数”表明: 知识归赋的各种语境因素在知识归赋中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内在的因素, 而非偶然的、可有可无的、外在的因素。

对广义语境主义, 反对者可能会说它太泛, 不够精细, 不利于正确描述知识归赋的现象。我们不认可这种批判, 因为这种语境主义, 能把更多的影响知识归赋的因素都包含在内, 再结合我们提出的知识归赋的语境分析方法, 能更细致地描述各类知识归赋中的语境敏感性, 而且还可以避免建构不必要的繁多理论, 避免各种繁琐的理论之争。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项目编号: 14ZDB012)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 曹剑波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 钟 河

^① Mikkel Gerken, “Epistemic Focal Bias”,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3(1).